

钱振民 编纂

古代短篇小说金库

四

冤狱奇案

3



钱 振 民 编 纂

古代短篇小说金库 (四)

冤狱奇案③

黄 山 书 社

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

诗云：

李代桃僵，羊易牛死。

世上冤情，最不易理。

话说宋时南安府大庾县有个吏典黄节，娶妻李四娘。四娘为人心性风月，好结识个把风流子弟，私下往来。向与黄节生下一子，已是三岁了。不肯收心，只是贪淫。一日黄节因有公事，住在衙门中了十来日。四娘与一个不知姓名的奸夫说通了，带了这三岁儿子，一同逃去。出城门不多路，那儿子见眼前光景生疏，啼哭不止。四娘好生不便，竟把儿子丢弃在草中，自同奸夫去了。

大庾县中有个手力人李三，到乡间行公事。才出城门，只听得草地里有小儿啼哭之声。急往前一看，见是一个小儿眠在草里，搗天倒地价哭。李三看了，心中好生不忍，又不见一个人来睬他，不知父母在那里去了。李三走去抱扶着他。那小儿半日不见了人，

心中虚怯，哭得不耐烦。今见个人来偎傍，虽是面生些，也倒忍住了哭，任凭他抱了起来。原来这李三不曾有儿女，看见欢喜，也是合当有事，道是天赐与他小儿，一径的抱了回家。家人见孩子生得清秀，尽多快活，养在家里，认做是自家的了。

这边黄节衙门中出来，回到家里，只见房闼寂静，妻子多不见了。骇问邻舍，多道是押司出去不多日，娘子即抱着小哥不知那里去了。关得门户寂悄悄的，我们只道到那里亲眷家去，不晓得备细。黄节情知妻四娘有些毛病的，着了忙。各处亲眷家问，并无下落。黄节只得写下了招子，各处访寻，情愿出十贯钱，做报信的谢礼。

一日偶然出城数里，恰恰经过李三门首。那李三正抱着这拾来的儿子，在那里与他作耍。黄节仔细一看，认得是自家的儿子，喝问李三道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你却如何抱在此间？我家娘子那里去了？”李三道：“这儿子吾自在草地上拾来的，那晓得什么娘子？”黄节道：“我妻子失去，遍贴招示，谁不知道？今儿子既在你处，必然是你作奸犯科，诱藏了我娘子，有什么得解说？”李三道：“我自是拾得的，那知这些事？”黄节扭住李三，叫起屈来。惊动地方邻里，多走将拢来。黄节告诉其事，众人道：“李三原不曾有儿子，抱来时节，实是有些来历不明，却不知是押司的。”黄节道：“儿子在他处了，还有我娘子不见，是他一同拐了

来的。”众人道：“这个我们不知道。”李三发极道：“我那见什么娘子？那日草地上，只见得这个孩子在那里哭，我抱了回家。今既是押司的，我认了晦气，还你罢了，怎的还要赖我什么娘子？”黄节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！是我赖你，我现有招贴在外。你这个奸徒，我当官与你说话。”对众人道：“有烦列位与我带一带，带到县里来。事关着拐骗良家子女，是你地方邻里的干系，不要走了人！”李三道：“我没甚欺心事，随你去见官，自有明白，一世也不走！”黄节随同了众人，押了李三，抱了儿子，一直到县里来。

黄节写了纸状词，把上项事一一禀告县官。县官审问李三，李三只说：“路遇孩子，抱了归来是实，并不知别项情由。”县官道：“胡说！他家不见了两个人，一个在你家了，这一个又在那里？这样奸诈，不打不招！”遂把李三上起刑法来，打得一佛出世，三佛生天，只不肯招。那县里有与黄节的一般吏典二十多个，多护着吏典行里体面，一齐来跪禀县官，求他严刑根究。县官又把李三重加敲打。李三当不过，只得屈招道：“因为家中无子，见黄节妻抱了儿子在那里，把来杀了，盗了他儿子回来。今被捉获，情愿就死。”县官又问：“尸首今在何处？”李三道：“恐怕人看见，抛在江中了。”县官录了口词，取了供状，问成罪名，下在死囚牢中了。分付当案孔目，做成招状，只等写完文卷，就行解府定夺。孔目又为着黄节，把李三狱情做

得没些漏洞。其时乃是绍兴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，文卷已完。狱中取出李三解府，系是杀人重犯，上了镣肘，戴了木枷，跪在庭下，专听点名起解。忽然阴云四合，空中雷电交加，李三身上枷扭，尽行脱落。霹雳一声，掌案孔目震死在堂上。二十多个吏典头上吏巾，皆被雷风掣去。县官惊得浑身打颤。须臾性定，叫把孔目身尸验看，背上有朱红写的‘李三狱冤’四个篆字。县官便叫李三问时，李三兀自痴痴地立着，一似失了魂的，听得呼叫，然后答应出来。县官问道：“你身上枷扭，适才怎么样解了的？”李三道：“小人眼前昏黑，犹如梦里一般，更不知一些什么，不晓得身上枷扭怎地脱了？”县官明知此事有冤，遂问李三道：“你前日孩子果是怎生的？”李三道：“实实不知谁人遗下，在草地上啼哭。小人不忍，抱了回家。至于黄节夫妻之事，小人并不知道，是受刑不过屈招的。”县官此时又惊又悔道：“今日看起来，果然与你无干。”当时遂把李三释放，叫黄节与同差人别行寻缉李四娘下落。后来毕竟在别处地方寻获，方知天下事，专在疑似之间冤枉了人。这个李三若非雷神显灵，险些儿没辨白处了。

而今说着国朝一个人也为妻子随人走了，冤屈一个邻舍往来的，几乎累死，后来却得明白。与大庾这件事，有些仿佛。待小子慢慢说来，便知端的。

佳期误泄桑中约，好事讹牵月下绳。

只解推原平日状，岂知局外有翻更？

话说北直张家湾有个居民，姓徐名德，本身在城上做长班。有妻莫大姐，生得大有容色。且是兴高好酒，醉后就要趁着风势，撩拨男子汉，说话勾搭。邻舍有个杨二郎，也是风月场中人。年少风流，闲荡游耍过日，没甚根基。与莫大姐终日调情，你贪我爱，弄上了手，外边人无不知道。虽是莫大姐平日也还有个把梯己人往来，总不如与杨二郎过得恩爱。况且徐德在衙门里走动，常有个月期程，不在家里。杨二郎一发便当，竟像夫妻一般过日。后来徐德挣得家事从容了，衙门中寻了替身，不消得日日出去，每有时节歇息在家里，渐渐把杨二郎与莫大姐光景看了些出来。细访邻里街坊，也多有三三两两说话。徐德一日对莫大姐道：“咱辛辛苦苦了半世，挣得有碗饭吃了，也要装些体面，不要被外人笑话便好。”莫大姐道：“有什么笑话？”徐德道：“钟不扣不鸣，鼓不打不响。欲人不知，莫若不为。你做的事，外边那一个不说的，你瞒咱则甚？咱叫你今后仔细些罢了。”莫大姐被丈夫道着海底眼，虽然撒娇撒痴，说了几句支吾门面说话，却自想平日忒做得渗漉，晓得瞒不过了，不好十分强辩得，暗地忖道：“我与杨二郎交好，情同夫妻，时刻也闲不得的。今被丈夫知道，必然防备得紧，怎得像意？”

不如私下与他商量，卷了些家财，同他逃了去他州外府，自由自在的快活，岂不是好？”藏在心中。

一日，看见徐德出去，便约了杨二郎密商此事。杨二郎道：“我此间又没甚牵带，大姐肯同我去，要走就走。只是到外边去，须要有些本钱，才好养得口活。”莫大姐道：“我把家里细软尽数卷了去，怕不也过几时。等住定身子，慢慢生发做活就是。”杨二郎道：“这个就好了。一面收拾起来，得便再商量走道儿罢了。”莫大姐道：“说与你了，待我看着机会，拣个日子，悄悄约你走路。你不要走漏了消息！”杨二郎道：“知道。”两个趁空处，又做了一点小事，千盼万盼而去。

徐德归来几日，看见莫大姐神思撩乱，心不在焉的光景。又访知杨二郎仍来走动，恨着道：“等我一时撞着了，怕不斫他做两段。”莫大姐听见，私下教人递信与杨二郎，目下切不要到门前来露影。自此杨二郎不敢到徐家左近来。莫大姐切切在心，只思量和他那里去了使好，已此心不在徐家，只得着丈夫一个眼中钉了。大凡女人心一野，自然七颠八倒，如痴如呆，有头没脑，说着东边，认着西边，没情没绪的。况且杨二郎又不得来，茶里饭里多是他，想也想痴了。因是闷得不耐烦，问了丈夫，问了邻舍两三个妇女们约了要到岳庙里烧一柱香。此时徐德晓得这婆娘不长进，不该放他出去才是，却是北人直性，心里道：“这几时

拘系得紧了，看他恍恍惚惚，莫不生出病来。便等他外边去散散。”北方风俗，女人出去，只是自行，男子自有勾当，不大肯跟随走的。当下莫大姐自同一伙女伴，带了纸马酒盒，抬着轿，飘飘逸逸的出门去了。只因此一去，有分交：

闺中佚女，竟留烟月之场；枕上情人，
险作圉圉之鬼。直待海清终见底，方令盆覆
得还光。

且说齐化门外有一个倬峭的子弟，姓郁名盛，生性淫荡，立心刁钻，专一不守本分，勾搭良家妇女。又喜讨人便宜，做那昧心短行的事。他与莫大姐是姑舅之亲，一向往来，两下多有些意思，只是不曾得便，未上得手。郁盛心里是一桩欠事，时常记念的。一日在自己门前闲立，只见几乘女轿抬过。他窥头探脑去看那轿里抬的女眷，恰好轿帘隙处，认得是徐家的莫大姐。看了轿上挂着纸钱，晓得是岳庙进香。又有闲的挑着盒担，乃是女眷们游耍吃洒的。想道：“我若厮赶着他们去，闲荡一番，不过插得些寡趣，落得个眼饱，没有实味。况有别人家女眷在里头，便插趣也有好些不使。不若我整治些酒馔，在此等莫大姐转来。我是亲眷人家，邀他进来，打个中火，没人说得。亦且莫大姐尽是贪杯高兴，十分有情的，必不推拒。那时趁着酒兴营勾他，不怕他不成这事。好计，好计！”

即时奔往热闹胡同，只拣可口的鱼肉荤肴、榛松细果，买了若多，撮弄得齐齐整整。正是：

安排扑鼻芳香饵，专等鲸鲵来上钩。

却说莫大姐同了一班女伴到庙里烧过了香，各处去游耍，挑了酒盒，野地上随着好坐处，即便摆着吃酒。女眷们多不十分大饮，无非吃下三数杯，晓得莫大姐量好，多来劝他。莫大姐并不推辞，拿起杯来就吃就干，把带来的酒吃得罄尽，已有了七八分酒意。

天色将晚，然后收拾家伙上轿抬回。回至郁家门前，郁盛瞧见，忙至莫大姐轿前施礼道：“此是小人家下，大姐途中口渴了，可进里面告奉一茶。”莫大姐醉眼朦胧，见了郁盛是表亲，又是平日调得情惯的，忙叫住轿，走出轿来，与郁盛万福道：“原来哥哥住在这里。”郁盛笑容满面道：“请大姐里面坐一坐去。”莫大姐带着酒意，踉踉跄跄的跟了进门。别家女眷晓得徐家轿子有亲眷留住，各自先去了。徐家的轿夫住在门口等候。莫大姐进得门来，郁盛邀至一间房中，只见酒果肴饌，摆得满桌。莫大姐道：“什么道理，要哥哥这们价费心？”郁盛道：“难得大姐在此经过，一杯淡酒，聊表寸心而已。”郁盛是有意的，特地不令一个人来伏侍，只是一身陪着，自己斟酒极尽殷勤相劝。正是：

茶为花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

莫大姐本是已有酒的，更加郁盛慢棹摇船捉醉鱼，觑觑着面庞央求不过，又吃了许多，酒力发作，也斜了双眼，淫兴勃然到来，丢眼色，说风话。郁盛挨在身边同坐了，将着一杯酒，你呷半口，我呷半口，又噙了一口，勾着脖子度将过去。莫大姐接过咽下去了，就把舌头伸过口来，郁盛咂了一回。彼此春心荡漾，偎抱到床中，褪下小衣，弄将起来。

一个醉后掀腾，一个醒中摩弄。醉的如迷花之梦蝶，醒的似采蕊之狂蜂。醉的一味兴浓，担承愈勇；醒的半兼趣胜，玩视偏真。此贪彼爱不同情，你醉我醒皆妙境。

两人战到间深之处，莫大姐不胜乐畅，口里哼哼的道：“我二哥，亲亲的肉。我一心待你，只要同你一处去快活了罢。我家天杀的不知趣，又来拘管人，怎如得二哥这等亲热有趣？”说罢，将腰下乱颠乱耸，紧紧抱住郁盛不放，口里只叫二哥亲亲。元来莫大姐醉得极了，但知快活异常，神思昏迷，忘其所以。真个是“醉里醒时言”，又道是“酒道真性”。平时心上恋恋的是杨二郎，恍恍忽忽，竟把郁盛错认。干事的是郁盛，说的话多是对杨二郎的话。郁盛原晓得杨二郎与他相厚的，明明是醉里认差了。郁盛道：“叵耐这浪

淫妇，你只记得心上人！我且将计就计，诓他说话，看他说什么来？”就接口道：“我怎生得同你一处去快活？”莫大姐道：“我前日与你说的，收拾了些家私，和你别处去过活。一向不得空。便今秋分之日，那天杀的进城上去，有那衙门里勾当，我与你趁那晚走了罢。”郁盛道：“走不脱却怎么？”莫大姐道：“你端正下船儿，一搬下船连夜摇了去。等他城上出来知得，已此赶不着了。”郁盛道：“夜晚间把什么为暗号？”莫大姐道：“你在门外拍拍手掌，我里头自接应你。我打点停当好儿时了，你不要错过。”口里糊糊涂涂，又说好些，总不过肉麻说话。郁盛只拣那几句要紧的记得明明白白在心。

须臾云收雨散，莫大姐整一整头髻，头眩眼花的走下床来。郁盛先此已把酒饭与轿夫吃过了，叫他来打着轿，搀扶莫大姐上轿去了。郁盛回来，道是占了采头，心中欢喜。却又得了他心腹里的话，笑道：“诧异，诧异，那知他要与杨二郎逃走，尽把相约的事对我说了。又认我做了杨二郎，你道好笑么？我如今将错就错，雇下了船，到那晚剪他这络，落得载他娘在别处去受用儿时，有何不可？”郁盛是个不学好的人，正挠着的痒处，以为得计。一面料理船只，只等到期行事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莫大姐归家，次日病了一日酒，昨日到郁家之事，犹如梦里，多不十分记得。只依稀影响，认做

已约定杨二郎日子过了。收拾停当，只待起身。岂知杨二郎处虽曾说过两番，晓得有这个意思，反不曾精细叮咛得，不做整备的？到了秋分这夜，夜已二鼓，莫大姐在家里等候消息。只听得外边拍手响，莫大姐心照，也拍拍手开门出去。黑影中见一个人在那里拍手，心里道是杨二郎了，急回身进去，将衣囊箱笼，逐件递出。那人一件件接了，安顿在船中。莫大姐恐怕有人瞧见，不敢用火，将房中灯灭了，虚锁了房门，黑里走出。那人扶了上船，如飞把船开了。船中两个多是低声细语，况是慌忙之际，莫大姐只认是杨二郎，急切辨不出来。莫大姐失张失志，历碌了一日，下得船才心安，倦将起来，不及做什么事，说得一两句话，那人又不十分回答，莫大姐放倒头和衣就睡着了去。

比及天明，已在潞河，离家有百十里了。撑开眼来，看那仓里同坐的人，不是杨二郎，却正是齐化门外的郁盛。莫大姐吃了一惊道：“如何却是你？”郁盛笑道：“那日大姐在岳庙归来途中，到家下小酌，承大姐不弃，赐与欢会，是大姐亲口约下我的，如何倒吃惊起来？”莫大姐呆了一回，仔细一想，才省起：“前日在他家吃酒，酒中是淫媾之事，后来想是错认，把真话告诉了出来。醒来记差，只说是约下杨二郎了，岂知错约了他？今事已至此，说不得了，只得随他去。只是怎生发付杨二郎呵？”因问道：“而今随着哥哥到哪里去才好？”郁盛道：“临清是个大码头去处，我有

个主人在那里。我与你那边去住了，寻生意做。我两个一窝儿作伴，岂不快活？”莫大姐道：“我衣囊里尽有些本钱，哥哥要营运时，足可生发度日的。”郁盛道：“这个最好。”从此莫大姐竟同郁盛到临清去了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徐德衙门公事已毕，回到家里。家里悄没一人，箱笼什物，皆已搬空。徐德骂道：“这歪刺姑一定跟得奸夫走了！”问一问邻舍，邻舍道：“小娘了一个夜里不知去向。第二日我们看见门是锁的了，不晓得里面虚实。你老人家自想着，无过是平日有往来的人约的去。”徐德道：“有什么难见处？料只在杨二郎家里。”邻舍道：“这猜得着，我们也是这般说。”徐德道：“小人平日家丑须瞒列位不得。今日做出事来，眼见得是杨二郎的缘故。这事少不得要经官，有烦两位做一做见证。而今小人先到杨家去问一问下落，与他闹一场则个。”邻舍道：“这事情那一个不知道的？到官时，我们自然讲出公道来。”徐德道：“有劳，有劳！”

当下一忿之气，奔到杨二郎家里。恰好杨二郎走出来，徐德一把扭住道：“你把我家媳妇子拐在那里去藏过了？”杨二郎虽不曾做这事，却是曾有这话关着心的，骤然闻得，老大吃惊，口里嚷道：“我那知这事，却来赚我？”徐德道：“街坊上有那一个不晓得你营勾了我媳妇子？你还要赖哩！我与你见官去，还我人来！”杨二郎道：“不知你家嫂子几时不见了？我好耽

耽在家里，却来向我要人。就见官，我不相干。”徐德那听他分说，只是拖住了交付与地方，一同送到城上兵马司来。徐德衙门情熟，为他的多，兵马司先把杨二郎下在铺里。次日徐德就将奸拐事情在巡城察院衙门告将下来，批与兵马司严究。

兵马审问杨二郎，杨二郎初时只推无干。徐德拉同地方众口证他有奸，兵马喝叫加上刑法。杨二郎熬不过，只得招出平日通奸往来是实。兵马道：“奸情既真，自然是你拐藏了。”杨二郎道：“只是平日有奸，逃去一事，委实与小人无涉。”兵马又唤地方与徐德问道：“他妻子莫氏，还有别个奸夫么？”徐德道：“并无别人，只有杨二郎奸稳是真。”地方也说道：“邻里中也只晓杨二郎是奸夫，别一个不见说起。”兵马喝杨二郎道：“这等还要强辨，你实说拐来藏在那里？”杨二郎道：“其实不在小的处，小的知他在那里？”兵马大怒，喝叫重重夹起，必要他说。杨二郎只得又招道：“曾与小的商量要一同逃去，这说话是有的。小的不曾应承，故此未约得定。而今却不知怎的不见了？”兵马道：“既然曾商量同逃，而今走了，自然知情。他无非私下藏过，只图混赖一时，背地里却去奸宿。我如今收在监中，三日五日一比，看你藏得到底不成？”遂把杨二郎监下，隔几日就带出鞫问一番。杨二郎只是一般说话，招不出人来。徐德又时时来催禀。不过做杨二郎屁股不着，打得些屈棒，毫无头绪。杨二郎正是

俗语所云：

从前作事，没兴齐来。

乌狗吃食，白狗当灾。

杨二郎当不过屈打，也将霹诬枉禁事情在上司告下来。提到别衙门去问，却是徐德家里实实没了人，奸情又招是真的，不好出脱得他。有矜疑他的，教他出了招帖，许下赏钱，募人缉访。然是十个人内，倒有九个说杨二郎藏过了是真的，那个说一声其中有冤枉？此亦是杨二郎淫人妻女应受的果报。

女色从来是祸胎，奸淫谁不惹非灾？

虽然逃去浑无涉，亦岂无端受枉来？

且不说这边杨二郎受累，累年不决的事。再表郁盛自那日载了莫大姐，到了临清地方，赁间闲房住下，两人行其淫乐，混过了几时。莫大姐终久有这杨二郎在心里，身子虽现随着郁盛，毕竟是勉强的，终日价没心没想，哀声叹气。郁盛起初绸缪，相处了两个月，看看两下里各有些嫌憎，不自在起来。郁盛自想道：“我目下用他的带来的东西，须有尽时。我又不会做生意，日后怎生结果？况且是别人的妻小，留在身边，到底怕露将出来，不是长便。我也要到自己家里去的，那里守得定在这里？我不如寻个主儿卖了他。他模样尽好，到也值得百十两银子。我得他这些身价，与他

身边带来的许多东西，也尽勾受用了。”打听得临清渡口驿前乐户魏妈妈家里养着许多粉头，是个兴头的鴛儿，要的是女人。寻个人去与他说了。

魏妈只做访亲来相探望，看过了人物，还出了八十两价钱，交兑明白，只要抬人去。郁盛哄着莫大姐道：“这魏妈妈是我家外亲，极是好情分。你我在此异乡，图得与他做个相识，往来也不寂寞。魏妈妈前日来望过了你，你今日也去还拜他一拜才是。”莫大姐女眷心性，巴不得寻个头脑，外边去走走的。见说了，即便梳妆起来。郁盛就去雇了一乘轿，把莫大姐竟抬到魏妈家里。莫大姐看见魏妈妈笑嘻嘻相头相脚，只是上下看觑，大刺刺的不十分接待。又见许多粉头在面前，心里道：“什么外亲，看来是个衙衙人家了。”吃了一杯茶，告别起身。魏妈妈笑道：“你还要到那里去？”莫大姐道：“家去。”魏妈妈道：“还有什么家里？你已是此间人了。”莫大姐吃一惊道：“这怎么说？”魏妈妈道：“你家郁官儿得了我八十两银子，把你卖与我家里了。”莫大姐道：“那有此话？我身子是自家的，谁卖得我？”魏妈妈道：“什么自家不自家，银子已拿得去了，我那管你！”莫大姐道：“等我去和那天杀的说明白。”魏妈妈道：“此时他跑自家的道儿，敢走过七八里路了，你那里寻他去？我这里好道路，你安心住下了罢，不要讨我杀威棒儿吃！”莫大姐情知被郁盛所赚，叫起撞天屈来，大哭了一场。魏妈妈喝住，只